

## 第 1 章

盛暑的烈日曬得人頭昏腦脹，朱照曦加快腳步走進「道陽建設」所在的大樓內。迎面吹來的冷氣拂散不少躁熱，她走進電梯，按下九樓的燈號，電梯徐徐往上爬升。

想起半個小時前發生的事，她忿忿的吐了一口氣。

她不懂，這世界上怎麼會有那麼厚顏無恥的人？好呀，要告就去告呀，他以為那樣威脅她，她就會嚇得屁滾尿流嗎？

不，她一點都不會被嚇到，如果他不怕丟這個臉的話，自己更沒必要害怕，她一毛錢都不會給的，他休想從她這拿到任何錢。

眸光不經意的一瞥，電梯的鏡子映照出她糾結的眉心，她細看鏡中反射出的人影，巴掌大的瓜子臉上一雙濃密的眉毛擰起，明亮的大眼裡還透著一絲餘怒未消，眼神看起來有點凶凶的。

帶著天生自然鬆的短髮有些凌亂，她伸手順了順，接著揉了揉微微泛疼的太陽穴。

「不要再生那個人的氣，他不值得！朱照曦，你是個理智冷靜聰明的女人，犯不著拿別人的錯來懲罰自己，那是笨蛋才會做的事。」她對著鏡子說。

叮一聲，電梯到了九樓，門往兩旁滑開，她抿了抿唇，調整臉部的表情，嫣紅的菱唇往兩旁勾起，漾開一抹笑容，充滿自信的踏出電梯。

來到自己的座位，她為自己倒了冰涼的水解渴，甫灌完一杯，再從飲水機裡接滿第二杯，就口準備要喝，就有人腳步匆忙的跑過來。

「照曦、照曦，不好了。」

「誰說的，我好得不得了。」

「照曦，你別開玩笑了，事情真的不好了！」被一個小時前發生的事擾得沒心情開玩笑的楊美育一臉慌張。

「怎麼了？」深知她神經質的個性，一點小事就能令她驚惶失措、小題大做，所以朱照曦不以為意的瞟她一眼，唇口就著杯沿，啜飲著冰涼的水。

「柯秘書說要辭職，一個小時前離開了。」

「咳咳咳，」聞言，她噙了下，連忙問：「她為什麼不幹了？」

「她……就在一個小時前，董事長要她拿一份報表進去，結果……」楊美育咬著唇斜目瞬她。

「結果怎樣？」朱照曦眉心微擰，心裡已經有底了，鐵定又是因為「那樣」。

該死的，這已經是她成為道陽建設董事長特助兩年多以來，換過的第十六任秘書了，那傢伙究竟要趕走多少秘書才甘心呀？

「結果柯秘書沒按照董事長的習慣，把週報表放在月報表前面，董事長要她重新整理，柯秘書也不知道怎麼回事，居然回嘴說，不管哪一份報表放在前面，還不都一樣？董事長於是就說……」那話有點不雅，讓她不太好意思說出口。

「董事長說了什麼？」

靦腆的抿了下唇，楊美育小聲的轉述，「董事長就說當然有差，就像你上廁所難道會先擦屁股再上大號嗎？不會對吧，每一件事都有它的先後順序，如果你連這

種小事都沒辦法做好的話，還是不要再留在這裡浪費我的時間了。」

聽畢，朱照曦無力的抹了下臉，「那然後呢？」

「柯秘書就哭了出來，回她的座位拿了包包，丟下一句她不幹了，便一路哭著出去。」

「那傢伙是嫌我的事還不夠多，非得趕跑秘書不可嗎？」一股怒氣湧上來，她擱下水杯，走向董事長辦公室，門也不敲的旋開辦公室的門，瞥見裡頭端坐著的男子，她炯亮的雙瞳裡燃起兩簇怒焰。

「請你給我解釋清楚這是怎麼回事？我才離開半天，你又逼走了一個秘書！」甘爾瑞從公文裡抬起頭，慢條斯理的打量著闖進他辦公室的女子，徐徐啟口，「朱小姐，請問你這是在跟誰說話？」

「請問辦公室裡除了你還有誰？」

他揚了揚眉梢，語氣輕淡的說：「原來你是在跟我說話，我還以為你是在罵小孩還是在責備部屬。」

朱照曦一窒，知道他這是在提醒她注意兩人之間的身份，只好將怒氣硬生生的壓縮成冰冷的嗓音。

「你上次不是答應過我不會再換秘書了嗎？那現在是怎麼回事，好端端的你為什麼又把人家柯秘書罵跑了？」

甘爾瑞慢悠悠啟嗓，「首先，好端端的我不會罵人，第二，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罵過柯秘書。」

「你沒罵過她？」見他竟敢否認，她氣憤的伸出食指指住他鼻子，「好，那我問你，你有沒有對她說過，難道你會先擦屁股再上大號這種話？」

「這句話我有說過，但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罵過她。」他記性很好，說過的話不會不認。

「那你有沒有跟她說，連這點小事都做不好，乾脆滾蛋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沒有？！」她尾音往上揚。

「我不知道話你是從哪聽來的，但那只是斷章取義，我並不是那樣說的。」他疊起長腿，雙手在胸前交扣，悠哉的瞬著她。他很早就留意到，每當她情緒激動時，兩耳總會紅通通的。

「那你是怎樣說的？」

「我用很和善的語氣告訴她，你已經來了快兩個月，其中有一個月又二十六天，我交代你工作，你都做不好，我在想，或許你不太滿意這份工作，你要不要考慮清楚，要繼續留下來浪費我們彼此的時間嗎？」

「你這叫和善？」媽的，這根本是擺明叫人走路嘛！

「我確實是出自於善意才這麼說的。」修長的丹鳳眼瞟向她，他不愠不火的開口，

「朱小姐，她是你親自調教的秘書，你應該很清楚她記性不好，工作又不用心，常愛在上班時間講私人電話，這些都無所謂，但我每次交代她的工作，她總是漏洞百出，你覺得她真的能勝任這工作嗎？」

「這……」朱照曦被他問得一窒。是，她承認柯秘書的能力確實不太行，只是虛有其表的花瓶，但畢竟是人事部應徵進來的，她又能怎麼樣？她已經很盡力的在教了。

她只是一個特助，每天都有處理不完的公事，卻還要身兼調教他秘書的責任，很累的好不好！尤其他這個人又很挑剔，事事要求完美，不論是財務報表、簽呈還是企劃書，都必須依照他規定的樣式來擬撰，否則一定退回去要求改過。

因此每次走一個秘書，她就得從頭一一教起，當她那麼閒啊？

「每一個秘書都被你嫌得一無是處，下次再有新的秘書進來，你親自教她，我再也不管了。」

黑幽幽的眸子投向她。

「朱小姐，我可以原諒你的無禮，不過我希望你記住，不是每個上司都像我這麼有容人的雅量。」

容人的雅量？朱照曦朝天翻了翻白眼。她知道自己脾氣不太好，每次只要一火起來，就會忘記她只是一個小小的特助，朝她的頂頭上司咆哮。

但是容人雅量這句話怎麼樣也用不到他身上吧？她做他的特助兩年多，他就換了十幾個秘書，這算哪門子容人的雅量啊？

迎上她怒瞪的眼，候了片刻，他提醒她，「你不知道對不起三個字怎麼說嗎？」他是可以原諒她用惡劣的態度頂撞，但她若不先開口道歉，他要怎麼給她台階下？

她咬牙瞪他，怎麼樣也不肯說出對不起三個字。

是，她承認自己的態度確實不好，但那也是他有錯在先，因為一些芝麻小事趕跑秘書，最後倒楣的還不是她？

在新秘書報到之前，其他部門的秘書沒有人願意過來支援，大家都懼於他挑剔的個性，怕動輒得咎，所以這段時間她就得身兼特助和秘書之職，伺候他這位大董事長。

她不開口，他也沒說話，兩人的眼神僵持對峙著，等著對方先認錯。

在他看來，他對她已經格外的縱容了，她不該再這麼不知好歹；但對她而言，則覺得他根本是存心找她麻煩，因為必須要身兼兩職的人是她！

終於她開口了，但說出來的話卻是——

「我要求加薪。」

「兩個月前我就幫你加過薪了，你又要求加薪，不覺得太無理了嗎？」兩年多來她調過六次薪，她這個特助的薪水已經比不少經理還高了。

她理直氣壯的開口，「我要求加薪是有正當理由的。柯秘書辭職了，秘書的工作就必須由我暫代，新人進來還不是又要我幫你訓練，我工作量一下子增加這麼多，董事長替我加薪難道不應該嗎？」

他冷目瞬她，「你上次、上上次、上上上次都是用這理由要求我幫你調薪，我也應你的要求調了，現在你又用相同的理由，不覺得既沒新意又沒道理嗎？」

她怒聲反駁，「那你換了一任又一任秘書又怎麼說？難道只因為你是董事長就可

以這樣隨心所欲、為所欲為嗎？你知不知道自己那些奇怪的習慣和規矩有多麻煩？光是教會秘書記住那些要花我多少精神你知道嗎？每來一個我就要教一遍，煩都煩死了。」

黑眸一凜，「朱小姐，如果那些事情真的讓你這麼煩，那你就不要做，沒有人勉強你一定要做！」他一直很欣賞她的才幹，所以才對她火爆的脾氣一再容忍，但這次也放肆過頭了。

那冷冽的語氣令她一窒，朱照曦咬了咬唇，很想率性的大聲跟他噙說老娘早就不想幹了，但是雙肩擔負的責任不容許她如此任性，她很需要這份工作，很需要這份薪水。

壓抑下不甘的情緒，她垂下臉，雙唇幽幽輕吐三個字，「對不起。」低聲說完，扭頭就離開他的辦公室。

回到座位，她擰緊眉心強忍住心頭的委屈。

「照曦，你還好吧？」楊美育走到她身邊，擔心的看著她。

她輕點螭首淡應一聲，「嗯。美育，麻煩你通知人事部，請他們盡快再應徵一位秘書進來。」

「現在嗎？」

「對。」想了想，她再開口，「你跟人事部說，這次應徵我要親自參與面試。」楊美育有些意外。「你要親自面試？」

「免得他們又找來一些中看不中用的人，你也知道我們大老闆有多難伺候，做他的秘書，抗壓性和記性要比一般人還要強才可以。」

「說的也是。」楊美育心疼的看著她，「柯秘書這一走，最近你又要辛苦一點了。」

「那也沒辦法，誰教我們是領人家薪水捧人家飯碗的呢，他高興怎麼做也只能隨便他了。」語氣裡的怨氣清晰可辨。

楊美育若有所思的望著她說：「照曦，我覺得老大他……其實很容忍你耶，你看柯秘書只是頂他一句話，他就叫她滾蛋，可是，你每次跟他大小聲的吵，他竟然都沒有叫你走路……」

朱照曦很有自知之明的說：「那還不是因為我好用又耐操耐磨，最重要的是，只有我能把他那些奇怪的習慣記得一清二楚。」

看她翻著白眼的無奈模樣，楊美育噗哧笑了出來。「我真的覺得他對你跟對別人不太一樣就是了。我去打電話給人事部了。」

「謝謝。」她可一點都感覺不出來他對她哪裡不同，剛才，他不是還提醒她要注意兩人的身份嗎？他是高高在上的董事長，如果惹毛他，他要誰滾誰就得滾。

走出電梯，朱照曦來到位於公司地下一樓的停車場，朝自己那輛銀灰色的二手轎車走去，同時凝著語氣對著手機說道：「……你已經找好律師要告我了？好呀，你儘管去告……要再給我考慮三天？哈，不必了，要告你就去告，還囉囉唆唆的幹什麼。」

傾聽著話筒裡傳來的聲音，朱照曦咬牙切齒的回道：「怕我以後難做人？你少在

那邊假惺惺了……是嗎，律師說你勝訴的機率超過九成？那很好呀，恭喜你，不過我還是那句話，你休想我會給你一塊錢，有錢的話，我寧願把錢捐給乞丐也不會給你。」

語畢，她毫不留情的切斷通話，呼吸因為憤怒的情緒而略顯急促。

可惡，她絕不會妥協的。

打從她出生就不曾養過她一天的人，現在竟然有臉要告她棄養？她沒有見過比那個男人更厚顏無恥的人了。

他原是被朱家招贅的，在母親生下她不到半年，便捲走朱家全部的財產跟外遇的女人跑了，遺留下一屁股債給母親承擔，現在人老病窮，被那女人拋棄了，竟然還有臉回頭來要求她奉養他，要她每個月給他三萬塊的生活費！

他怎麼有臉說得出這樣的話？！什麼爸爸？她根本就沒有父親！她的父親早就死了！

她絕對不會承認這樣的男人是她的爸爸，絕對不認！她沒有爸爸，只有媽媽。忿忿的伸手進包包想拿鑰匙，卻發現竟然翻找不到。掉了嗎？還是留在辦公室沒帶下來？她正準備回頭去找，猛然聽到一道聲音傳來——

「這是你的嗎？」

她抬頭望去，見到自己那串掛著 Hello Kitty 玩偶的鑰匙，她忙不迭頷首，伸手想拿回鑰匙。

「是我的鑰匙，你在哪裡撿到的？」

「辦公室的走道上。」甘爾瑞將鑰匙交給她。

接過手，遲疑片刻，她終於開口。「謝謝。」

為了柯秘書的事，她氣到一整個下午都不跟他說話，有公文要送給他批，也都是找工讀妹妹送進去，沒想到竟被他撿到她的鑰匙，可……

「你怎麼知道這串鑰匙是我的？」她問。

「九樓辦公室就剩我們兩人最晚走，這鑰匙不是我的，自然便是你的了，而且，你似乎很喜歡 Hello Kitty。」他注意到她馬克杯上的圖案就是 Hello Kitty。

她會弄到這麼晚走還不是拜他所賜，柯秘書一走，她就得多做一個人的工作，直到剛才才忙完。

「謝謝董事長，我先走了。」她走回座車，打開車門。

「等一下，朱小姐。」甘爾瑞叫住她。

「還有什麼事嗎？」因為疲倦，她的神色有絲不耐煩。

黑瞳定定注視著她，「如果你需要法律方面的協助，可以找公司的法務人員幫忙。」朱照曦呆看他幾秒，不悅的眯眸問：「你偷聽我講電話？」

「我不是存心想聽的，你講電話講得那麼激動，除非我耳聾，否則很難不聽見。」

他們分乘兩部電梯先後下樓，他就走在她身後，不小心聽見那些話。

朱照曦咬咬唇，垂眸瞪著手裡的鑰匙須臾，才抬首看向他，輕聲道：「謝謝。」

成為他的特助兩年多，她知道他一向公私分明，很意外他竟會主動開口提供幫助。

「不客氣。」漫應一聲，甘爾瑞走向自己的座車，唇邊淡淡的揚起一抹笑。看樣

子她應該不會再為柯秘書的事生氣了吧？

看著他的背影，朱照曦忽然生起一股荒謬的想法。莫非他是刻意跟她示好，為了……她一個下午不跟他說話的事？

她隨即感到好笑。他堂堂董事長幹麼要對一個小小的特助示好？她搖搖頭，坐進車裡，手機鈴聲驀地響起，以為又是那個男人打來的，她蹙眉接起電話。

「喂，你想告就儘管去告，不要再打來……噫，是方阿姨呀，對不起，我以為是……什麼？她現在在哪裡？好，我立刻過去。」

銀灰色的小車咻一聲迅速駛出地下停車場，甘爾瑞從後視鏡看見疾馳而去的車子，眉心皺了下，喃道：「怎麼開得這麼猛？」

## 第2章

「什麼？要截肢？！」

醫生推了推眼鏡解釋，「傷口感染的情況非常嚴重，如果不馬上截肢，切除感染了蜂窩性組織炎的患部，恐怕會並發嚴重的敗血症，危及她的生命。」

「可是切除她的小腿，叫她以後怎麼走路？我媽她會受不了的！醫生，真的沒有其他的辦法可以救她了嗎？」

母親一向要強好勝，又愛面子，她一定受不了自己成為殘障者，罹患糖尿病這幾年已經令她苦不堪言，現在又要切除小腿，她真怕母親知道了會活不下去。

醫生耐心的說明，「朱小姐，如果還有其他更好的治療方式，我們也不會選擇切除令堂的小腿，真的是沒有其他的辦法了。」

朱照曦激動的揪住他的手臂。「不，我媽她一定不會答應的！都是我不好，沒有注意到她的傷口竟然感染得這麼嚴重，求求你醫生，無論如何一定要保住我媽的腿，要不然她會活不下去的，求求你，要花多少錢都沒有關係，絕對不能截肢。」溫文的醫生痛苦的皺了下眉，用力抽回被她掐疼的手臂。

「朱小姐，我希望你能瞭解，如果不馬上做切除手術，再拖下去，感染面積持續擴大的話，恐怕就不只是切除小腿了。如果你擔心令堂術後行走的問題，等她的傷口復元後，可以考慮安裝義肢，這樣一來仍然可以行動自如。」

「我媽是那麼要強的人，她一定無法接受的，求求醫生再想想其他辦法好不好？」朱照曦自責的哽咽了。都怪自己忙於工作，疏於照顧母親，才導致這麼嚴重的後果。

醫生一臉無奈，「無法接受也必須接受，難道你寧願看她因敗血症丟掉性命嗎？這份手術同意書先給你，再考慮一下吧，截肢是最好選擇，要是讓感染面積擴大，後果將很難收拾。」

說完，他先行離開，留她獨自考慮。

看著那份手術同意書，朱照曦眸裡氤氳著一層水光。一直以來就只有母親跟她相依為命，此時此刻，她沒有可以商量的人，惶然的掩面啜泣。

怎麼辦？她無法斷然簽下同意書，一旦切除小腿，就再也長不回來了。

可是如果不切除，又會危及母親的生命，她該怎麼辦？

「照曦，你還是簽吧，醫生也說了，目前沒有其他的辦法，再拖下去你媽會有生

命危險。」方順良定過來輕輕拍了拍她的肩。

抬頭望向送母親來醫院的鄰居阿姨，朱照曦一臉無助，「方阿姨，你也知道我媽自尊心一向很強，她會受不了的。」

「那也是沒辦法的事，最多我們以後再好好的勸勸她，況且等傷口復元後，她還可以裝義肢。」

朱照曦垂眸瞪著手術同意書，半晌，提筆簽下名字。

「叫朱小姐進來。」

「董事長，朱小姐今天請假。」

「怎麼又請假？」她已經連請三天的假了。

「她說家裡有事，還要再請一個星期的假。」

「一個星期？知道她為什麼要請這麼久的假嗎？」

「不太清楚耶。」

半個小時後，甘爾瑞從公文裡抬起頭，很自然的又伸手按了內線。

「叫朱小姐到我辦公室來。」

「呃，董事長，朱小姐她今天請假。」

「……她到底還要再請多久？」話落，他立刻發現自己半個小時前便問過這句話了。

「可能還要再請一個星期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叫柯秘書幫我煮一杯咖啡進來。」

天哪，老董今天是得了失憶症嗎？話筒彼端的小姐翻翻白眼，「那個……報告董事長，柯秘書她辭職了，新的秘書還沒有來。」

甘爾瑞猛地想起柯秘書早在幾天前就離職的事，心煩氣躁的掛上話筒。

秘書不幹了，他其實並不怎麼在乎，因為只要有朱照曦在，就會處理好一切，但沒想到她竟會在這時候請假，而且一請便是這麼多天。

他靠向椅背，心忖著，她還在為柯秘書的事生氣嗎，所以才故意連續請這麼多天假？還是家裡真的發生了什麼事？

她請假的這幾天，他才霍然察覺到自己竟然這麼倚重她，平常很多重要的公事他都很放心的交代給她，現在她不在公司，他就像少了條手臂，不管做什麼事都非常不便。

他困惑的回想，自己是從何時起如此信賴她？

打從朱照曦一進道陽建設開始，她的伶俐幹練就吸引了他的注意，因此在她進入企劃部不到兩個月，便把她調為他的特助。

她的辦事效率和能力極強，令他感到很滿意，只是她直率的個性卻令他不太能適應，直到半年後，他才漸漸習慣她那一被惹火就像頭噴火龍的火爆脾氣。

說起來，她的喜怒很明顯，是個單純的人，她不太會去要什麼心機，想要求什麼，通常都直截了當的說出口，也不會在背後道人是非、說人長短，有什麼話她一定當面說清楚。

她笑起來的時候，嘴角兩邊的酒窩可愛逗人，她生氣的時候，罵起人來氣勢十足，膽子小一點的人可能會被她嚇到。

當她疲倦的時候會不停的揉眼睛，在想事情的時候，會習慣用手指頭捲著那頭微鬢的短髮……

甘爾瑞攏起眉峰，訝異他在他的記憶中，竟是如此的鮮明清晰。

他搖搖頭。現在不是想這些的時候，她沒來上班讓他很不方便，他必須要催她盡快來上班才行。

他拿起話筒，撥打她的手機。

她的手機處於關機狀態，他立刻按內線到人事部。

「幫我查一下朱小姐家裡的電話。」

得到電話號碼後，他猶豫了下，「我看還是你們打電話到她家裡去，問清楚她為什麼要請這麼久的假，還有，叫她盡快來上班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……等等，嗯，我看還是我來打好了。」瞪著那組號碼半晌，甘爾瑞才撥了電話，但電話響了很久都沒人接。

他又再打到人事部去確認號碼是否有誤，經過確認，他按捺著性子再撥了第二通、第三通、第四通……

最後他火大的摔上話筒。「朱照曦，你這是故意在給我拿喬嗎？手機關機，打電話到家裡也不接……」

「她在醫院，所以手機才會關機，家裡自然也沒人接電話。」一聲悠哉的嗓音傳了進來。

甘爾瑞瞟向走進辦公室的江逸平，詫問：「在醫院？她生病了嗎？」

「不是，是她媽媽住院，她這幾天都在醫院照顧她母親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甘爾瑞對於身為總經理的江逸平竟然知道這件事，自己卻不知道，有些不是滋味。

「噫，我沒跟你說過，我跟她是青梅竹馬嗎？」江逸平笑吟吟道，逕自在辦公桌前的一張椅上落坐。

「你們是青梅竹馬？」甘爾瑞驚訝的望住他。

「嗯，照曦以前住在我家附近，上了高中才搬走，兩年多前，她進公司，我們又再重逢。」

「你們……在交往嗎？」

「目前是沒有，不過以後會不會有進一步的交往就很說了。」

聽他這麼說，甘爾瑞莫名的感到鬆了口氣。「我覺得她不適合你。」

「我跟照曦滿聊得來的，如果我真的卯起來追求她，我們也不是不可能。」原本只是隨口說說而已，但江逸平看到他們親愛的董事長眼裡竄過一絲火光。

「你不是一向喜歡柔順的小綿羊？她生起氣來的時候像頭噴火龍，你受得了嗎？」聽他照曦、照曦的叫得很熱絡，甘爾瑞覺得有絲不悅。

「人的口味是會變的，偶爾換吃不一樣的菜也不錯。照曦的個性雖然比較直率，



但她也不是常常變成噴火龍，只要你不惹火她就沒事了。」江逸平一笑道：「何況，整個公司裡，她最常噴火的對象似乎是董事長大人你。」

他的意思是在暗指，朱照曦對他這個直屬上司最不爽嗎？

甘爾瑞隨即沉下臉，「她家沒有其他人可以照顧她母親了嗎？請這麼多天假，公司的事要怎麼辦？」

喔噢，老大好像有點不高興了，只是，是為了他的話，還是為了照曦？

老實說，爾瑞能包容照曦的脾氣這麼久，很出乎他的意料，原先估計他最多只能忍她三個月，想不到照曦這一待就是兩年多，偶爾還會朝他噴噴火，結果非但沒事，還不斷調薪。

就他所知，照曦的工作能力是很強沒錯，但能一路加薪，這其中是不是有些不為人知的……隱情？

江逸平慢條斯理的開口，「照曦是單親家庭，她媽媽只生了她這麼個女兒，你要她找誰照顧母親？」

「那她到底還要多久才會回來？」

江逸平調侃的笑道：「怎麼，想念她了？」

甘爾瑞斂眉低斥，「你在胡說什麼，她把工作丟下來這麼多天都沒處理，我只是不希望因為她個人的因素耽誤到公事。」

「秘書被你趕跑了，照曦又請假，你一定很不方便吧？真可憐，聽說連煮杯咖啡都得自己親自動手。」江逸平一副同情的口吻，眸光裡卻充滿戲謔的神色。

甘爾瑞不動聲色的問：「逸平，你說是董事長大還是總經理大？」

「呃，當然是董事長大。」這是常識沒有人會不知道，不過他會突然這麼問，一定不像表面上那麼簡單。

果然，就見甘爾瑞揚起唇角說：「很好，那我決定借調你的秘書，直到朱照曦回來上班為止。」

「那怎麼可以？洪秘書不會願意的。」

甘爾瑞橫去一記冷眸，沉下聲調，「我是董事長，要徵用哪個部門的人還需要對方的同意嗎？」

知道惹惱他了，江逸平扯起討好的笑臉，「能事先徵詢對方的意見，是一種尊重，董事長一向很尊重公司的員工，我相信您一定不會不顧員工的意願。」

甘爾瑞一笑的回道：「很抱歉，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尊重，我只知道我目前缺了個秘書和一個特助，非常迫切的需要一個能幹的人來幫我處理事情。」

「洪秘書是我的得力助手，沒有她我會非常不方便，不如你另外徵調別單位的人過來支援，我可以提供幾個不錯的人選給你參考。」江逸平腦筋動得飛快，毫不考慮的立刻出賣其他部門的同仁。

甘爾瑞斜目瞬住他，「我嚴重懷疑你們是不是跟人事部勾結，不然為什麼替我找來的秘書一個比一個還差，但你和那些經理的秘書卻一個比一個能幹？」

江逸平的額頭冒出了幾條黑線，坦言道：「這根本是你自己的問題好不好？不要那麼挑剔的話，就不會一天到晚在換秘書了，換到連人事部都在哀哀叫。」

與甘爾瑞是高中同學又共事數年，他很瞭解甘爾瑞是個嚴以律己，也嚴以待人的人，所有事情都要依照他規定的程序來進行，很多人都受不了他過於嚴苛的要求而離開。

修長的丹鳳眼淡淡掃向他，淡然的嗓音輕啟，「逸平，聽起來你對我個人的處事方法似乎很有意見？」

他扯唇一笑，語氣不怎麼真誠的答道：「不敢，你是董事長，沒人敢對你有意見。」橫他一眼，甘爾瑞問：「朱照曦她母親在哪家醫院？」

「你要去探病？」江逸平有絲意外。

「有時間的話也許會抽空過去看看。」再怎麼說，她也當了他兩年多的特助，似乎該過去關心一下。

江逸平玩味的打量他片刻，薄唇才輕啟，「她母親住在『世遠醫院』。」

考慮半晌，甘爾瑞決定下午便去探病，但臨出發前，卻突然接到一通電話，被召回了甘家大宅。

「既然你們三個人暫時還不想結婚，我也不再催你們，要不要結婚都任由你們去了，你們就算打算一輩子獨身不婚，我也沒有意見。」

甘夫人這句話一出口，在場三人立刻敏銳的察覺事情絕對不像她嘴巴上說得那麼簡單，好戲恐怕還在後頭。

甘家老二甘爾謙率先出聲，「真的嗎？老媽你終於看開了呀，那真是太好了，對了，媽，我還有事，先走了。」說畢，他起身，迅速往大門方向移動，準備閃人。

「等一下，爾謙。」高雅美麗的貴婦人笑咪咪的叫住他。

眼見只差兩步就能跨出門檻，他扼腕的回頭。「媽還有事？」

「過來坐下，我們母子四人很久沒好好聊聊了。」

聊？看老媽笑得一臉狡獪，就知道鐵定沒好事。甘爾謙不太情願的坐回去。

「媽最近精神怎麼樣？晚上睡得還好嗎？」身為長子的甘爾瑞關心的問。

既然要聊，當然得先問候一下老媽的近況了，雖然他們上個禮拜才見過面，而且當時老媽還在這裡辦了場相親宴，想替他們三人找結婚的對象，可惜紅鸞星沒動，就是沒看對眼的女人。

然而事隔不過一個星期，老媽就說她改變心意，不催他們結婚了，也未免太不尋常，任誰聽了都覺得其中必然另有內情。

甘夫人雖已近六十，但嗓音仍甜柔動人。

「我最近不太有食慾，晚上也睡不安穩，」她優雅的笑容忽然蒙上一層陰霾，鳳目幽幽的睇向三個兒子，「其實，這次找你們回來，是有件事想跟你們商量。」見她語氣突然沉重起來，甘家么子甘爾旋啟口問：「媽有什麼事要跟我們商且裡？」

「阿月嫂，你來跟他們說吧。」甘夫人示意站在她身旁的中年婦人來說明。

「是，夫人。」阿月嫂恭敬的答應，看著三人緩緩開口，「三位少爺，事情是這樣子的，前幾天夫人跟何大師見了面……」

「等一下，阿月嫂，這何大師是誰？」甘爾瑞打斷她問。

她解釋，「他是命理界非常有名的一位老師，給他算過命的人都說他准到不行，就連國外都有不少阿兜仔慕名而來找他算命呢！而且，要給他算命還要先預約，如果現在掛號的話，要排到明年年底才算得到呢。」

甘爾謙詫問：「媽，你該不會去找他算命了吧？」

甘夫人淺啜一口水果茶，搖首，「那倒是沒有，我是在一個餐宴上遇到他的，說來還真巧，何大師居然是你們小阿姨高中時交的那個男朋友的大哥呢，就是基於這層關係，他才破例指點我一件事。」

「這位何大師指點了媽什麼事？」甘爾旋問。

甘夫人看阿月嫂一眼，阿月嫂會意的接腔。

「何大師從夫人的面相上，看出夫人兩年後將有一場災劫，除非能用喜事來沖化，否則這個災劫可能會威脅到夫人的生命。但夫人知道三位少爺都還沒有結婚的打算，因此不願為了這件事而勉強你們。」

聽到這裡，甘家三兄弟便知事情必然另有下文，果不其然，就聽阿月嫂接著說：

「幸好何大師說所謂的喜事未必一定要結婚，家裡有新生兒誕生也算是喜事。」家有新生兒也算喜事？意思是……三兄弟互覷一眼，立刻明白老媽這次在打什麼主意。

甘夫人以慈愛的目光看著兒子們，「我知道你們三人一向都很孝順，一定不願意我遇到什麼不好的事。」

甘爾謙立刻接腔。「大哥是家裡的長子，這種事情大哥一定是義不容辭。」

甘爾旋隨即笑吟吟附和。「沒錯，而且大哥對媽又最孝順了，足以當選現代新二十四孝的楷模，看媽想要幾個孫子儘管跟大哥說，他一定會生給你。」

甘爾瑞橫了兩個居心叵測的弟弟一眼。這兩個小子竟聯手想推他人火坑，哼哼。

「別這麼說，論起孝心你們也不亞於我。而且，說起來很慚愧，我到現在都還沒有交往的對象，不過我知道爾謙目前有正在交往的女人，若要生小孩的話，對爾謙來說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。」

奸詐的老哥，竟然把事情推到他頭上來了！甘爾謙沒好氣的瞪他一眼，斜目瞬向另一個甘家子孫。

「我是有交往的女人沒錯，不過她根本就不想生孩子，避孕措施做得滴水不漏，我倒是聽說爾旋最近跟一個女人出雙入對，十分親密，說不定很快就會有好消息傳出。」

好傢伙，竟敢出賣他。「二哥，你誤會了，我跟那女人的關係不是你想的那樣。她是個殺手，來暗殺我失敗被擒，我仁慈的放了她一馬，她被我的誠意感動，所以自願當我的貼身保鏢。」

聞言，甘夫人驚訝的出聲，「爾旋，這是怎麼回事？為什麼會有殺手跑去暗殺你呢？你得罪了什麼人？」

甘爾瑞、甘爾謙也吃驚的望向小弟。

甘爾旋聳聳肩，搖頭說：「我也不知道對方是誰，我一向廣結善緣，不記得自己

有得罪過人，這件事我會仔細調查，媽不用擔心。」

「你自己要多加小心，爾瑞、爾謙，你們也幫著爾旋調查一下，看是誰竟然買通殺手想殺他。」甘夫人叮囑。

「是。」兩人應道。

甘夫人欣慰的望著三人，「既然你們三個兄弟都這麼有心，幸好還有兩年的時間，媽就等著抱你們三個人生的孫子了。」她吟吟笑道，接著說：「不過我知道孩子也不是說生就能生的。」

「沒錯。」甘爾謙附和。老媽總算還有點理智。

「就是呀。」甘爾旋也接腔。奇怪，為什麼他覺得老媽的眼神好像在算計什麼。甘爾瑞只是頷首未語，他直覺事情不會這麼簡單就結束。

「媽也不是不明理的人，一定非要你們給媽生個孫子不可。」甘夫人笑得一臉慈祥，「昨天你們老爸跟我商量，說你們年紀也都不小了，這兩年要開始訓練你們接掌公司的核心事業部門，不能再放任你們做自己想做的事了。」

見三個寶貝兒子臉色微變，她溫和的眸光裡透著一絲詭笑。

「媽瞭解你們目前都對進總公司沒有興趣，所以便跟他商量，你們老爸考慮了下就說，若是你們有了小孩的話，那這件事就暫緩，如果兩年內還沒有小孩，就必須進入公司總管理處工作。」

六道目光齊望向美麗端莊的甘夫人，這下，三人總算完全了悟母親大人的陰謀，呃，陽謀了。

換言之，也就是如果他們三人沒有在兩年內找人生下小孩的話，就必須進入總管理處，不能再像現在這樣做自己感興趣的工作了。

甘爾謙不滿的出聲。「媽，這是條件交換嗎？用小孩交換我們的自由？」

「當然不是。你們三個人都是媽的心頭肉，媽怎麼會要你們用這種事來交換自由。爾瑞，爾謙，你們該不會也是這樣想的吧？」

兩人沉默著沒有答腔。

甘夫人臉上透著一抹傷心，「原來你們竟把媽看成這樣的人，真令我難過。罷了，既然這樣，管他兩年後會遇上什麼災劫，我一點也不怕死，只擔心我死後，你們老爸一個人難耐孤單寂寞，娶了個年紀比你們還小的女人回來做繼母，讓你們吃虧受委屈。」

「媽，爸不會這樣做的。」甘爾瑞安撫的說：「爸他有多愛你，你比誰都清楚，除了你，他的眼裡根本看不到其他的女人。」說起來，他父親甘道雄，根本是個唯妻命是從的男人，只要是母親的話，父親沒有不答應的。

甘爾旋接著說：「就是呀，誰都知道爸一向愛妻如命，媽說往東，爸絕不會違背媽的意思往西。」

「媽，你別迷信那些算命的，他們根本就是隨便亂說。」什麼何大師？這些術士的話能信嗎？

「媽不是迷信，那位何大師說的話真的很準。」看看三個兒子，她喟歎一聲，「既然你們不信的話，媽也不勉強你們，只是你們父親這次是真的鐵了心，要你們回

總公司去，你們自己看著辦吧。」說畢，甘夫人起身，「我累了，先回房去休息。」阿月嫂連忙跟隨其後，叨念著。「何大師算命真的很準，少爺們不信這可怎麼辦？」

「阿月，你不用擔心，我活到這把年紀，對生死的事早就看開了，為了要消災強逼著他們去生孩子，我也不願意。算了，隨他們吧！如果他們真有這個孝心，自然會去做。」

聽著母親不大不小的音量往二樓走去，三人面面相覷。

也就是說，如果他們沒有遵從老媽的意思去做的話，就是不孝嘍？再者，這段時期萬一真的給他發生什麼事，他們頭上馬上就會罩上一頂不孝的大帽子……

老爸絕不會饒了他們！

「我記得媽曾經說過，人的未來是由自己創造的，她怎麼會忽然聽信起算命師的話了？」甘爾旋沉吟的說。

「搞不好根本就沒有這位何大師。」甘爾謙猜測。他從一開始就很懷疑這個人是老媽虛構出來的。

甘爾瑞揚眉，詢問兩個弟弟，「你們打算怎麼做？」

「再看看吧。」甘爾旋起身。生小孩還不容易，但除非找到他覺得合適的女人，他是不會隨便播種的。

「媽擺明了在陰我們，我不會妥協的。」甘爾謙哼道。

目送兩位弟弟走出門外，甘爾瑞眸光瞟向二樓。他不得不說，老媽這招，真是夠絕的了，連他都有些為難。

如果不生，先別提會被扣上個不孝的罪名，兩年後還會被老爸逮進總公司做牛做馬。他對目前的生活感到很滿意，一點都不想踏進總管理處。

斟酌半晌，似乎只能依照老媽的意思去做了，可要生的話，要找誰替他生小孩？另一邊——

二樓書房，甘夫人剛剛上網，啟動 MSN。

這裡是吸血鬼伯爵，呼叫大雄、靜香、胖虎。

大雄：在。

靜香：在。

胖虎：在。

吸血鬼伯爵：「M 計劃」正式展開，各小隊進入戰鬥位置。

大雄：遵命。

靜香：遵命。

胖虎：遵命。

吸血鬼伯爵：請各小隊務必達成你們的使命，不要讓我失望。

大雄：大雄隊一定誓死達成吸血鬼伯爵賦予的重任。

靜香：靜香隊一定拚死完成吸血鬼伯爵交代的任務。

胖虎：胖虎隊一定鞠躬盡瘁達成吸血鬼伯爵交託的事情。

吸血鬼伯爵：很好，那你們出發吧。